

建筑人类学视角下蔚县上苏庄古堡形态及仪式空间解析

张仁宇 郭晓君^{通讯作者}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河北省张家口，075000；

摘要：本文以蔚县上苏庄古堡为研究对象，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分别对其古堡形态和拜灯山仪式进行解析，探讨上苏庄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以及人类社会与建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建筑人类学；上苏庄；蔚县古堡

DOI:10.69979/3029-2727.24.04.029

1 建筑人类学

建筑人类学是一种通过强调在特定的环境下，对建筑现象与习俗文化背景进行观察与解读的视角和方法，更加注重建筑的身体“触感”体验，是讨论人与建筑的身体、行为、习惯及其规则的学问^[1]。通常认为 19 世纪的两本著作——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印第安人的房屋建筑与家室生活》以及苏珊·丹尼尔的《非洲传统建筑》是建筑人类学的萌芽。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瑞士的建筑理论学者 N·埃根特(Nold Egenter)出版《建筑人类学》，才标志着“建筑人类学”的概念正式进入学术视野^[2]。20 世纪 90 年代，常青院士开创性地把建筑人类学的研究引入国内。目前国内关于建筑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关于建筑人类学的概念解析，以常青院士发表的《建筑人类学发凡》一文为代表，此类文章奠定了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二是探讨建筑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以张晓春教授发表的《建筑人类学研究框架初探》一文为代表。三是提出相关研究方法，近几年建筑人类学相关研究热度持续上升，也促使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潘曦、耿涵翻译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博士雷·卢卡斯(Ray Lucas)著作《给建筑师的人类学》一书为代表。目前国内关于建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风土建筑、宗教仪式、营造技艺等。

本文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在对蔚县上苏庄古堡充分调研后，分别对其古堡形态和拜灯山仪式进行解析，探讨上苏庄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以及人类社会与建成环境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2 上苏庄古堡

上苏庄隶属于河北省蔚县，建于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 1543 年)蔚县位于河北省北部，在持续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斗争中，这里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交战的前线，也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边缘地区。明代为抵御北部蒙古骑兵，长期在边防囤居大量军队，逐渐形成自耕自守、自供自给的边境居民，由此建设大量

用于军事堡垒。^[3]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下，蔚县形成具备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独特古堡聚落，而上苏庄是蔚县现存古堡以及文化传承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

3 建筑人类学视角下的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

建筑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建筑人类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建筑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其物质结构、空间布局等内容通过建造和栖居活动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认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关于这种关系的讨论，涉及个体层面，也涉及群体层面。在这些相关的讨论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一种是将建筑作为个体认知或社会文化的“反映”，作为它们的物质载体来解读；另一种思维路径则是关注建筑的“能动性”，关注它在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4]

上苏庄作为军事堡垒，其形态的形成受到自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并由聚落空间不断被充实和改造而形成。受中国传统宗法等级观念和血缘伦理思想以及宗教文化影响产生的农村居住方式，支配了村堡及其内部院落组成的基本格局与内向的空间结构。上苏庄古堡以东西和南北向的主要道路划分为十字形，“堡墙高筑，轴线明晰。”的布局特点。作为军事堡垒，夯土砌筑的堡墙无疑是为了保证堡垒和堡中居民在战争中的安全。古堡内有大量寺庙建筑，现存的三元宫、五道庙、三义庙、戏台、堡门、关帝庙、观音庙、灯山楼重要古建筑保留完好。讲究实用性是中国民间宗教最大的特征，“神为民依，民为神主”，这便是蔚县民间宗教的基本理念^[5]。古堡内三义庙与灯山楼的南北对位关系是古堡形态的主要轴线，经村民介绍，上苏庄在建设之初在北端设置三义庙，祭拜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忠义，寓意村民需要团结一致。从现实角度来看由于村落靠近山脚，洪水时常泛滥，严重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从文化信仰的角度来看，传说刘备属水星，所以村民便以五行学说水火相克的说法，在古堡南端建起“灯山楼”供奉火神，以达水火平衡，祈求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的愿望。三义庙作为古堡最高的建筑除了具备防御作用外,从宗教文化影响人们观念上看,三义庙比灯山楼高有着水压制火的寓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古堡形态的形成受到群体共同认知的影响。

古堡内部民居建筑延续古堡形态的内向性,也反映儒家文化背景产生的合院式布局特征,其现状可分为三种类型:废墟状态、部分破损、原址重建。民居建筑一般正房为硬山或者卷棚式屋顶,以卷棚式屋顶居多;耳

废墟状态	部分破损	原址重建	墙体夯土做法
合院轮廓不完整,屋顶、院墙残缺。	合院轮廓完整,屋顶、院墙破损。	合院轮廓完整,建筑形式改变。	
			

图 1 民居现状的三种类型、夯土做法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 古堡里的拜灯山仪式: 建筑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对民俗仪式的分析是人类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而建筑人类学作为建筑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可以通过分析仪式过程中人的行为以及建成环境,揭示人类社会与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苏庄历史悠久,民俗文化活动非常丰富,其中最为隆重的活动是“拜灯山”。该习俗活动始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有 450 多年的历史,是蔚县最古老的一种祭祀火神祈福平安的活动,经过历代演变形成民间社火与戏曲相结合的仪式特点。2008 年 6 月上苏庄拜灯山民俗社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拜灯山仪式活动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举行,其中农历正月十四晚上的祭拜仪式最为热闹,引来大量游客和新闻媒体观赏和记录仪式过程。仪式过程的核心是由一位小孩扮演的“灯官”在队伍簇拥下经过特定仪式路线到达灯山楼举行叩拜仪式。仪式起点位于三元宫前的小广场,途径堡门、观音庙、关帝庙最终抵达灯山楼,仪式队伍由“灯官”、秧歌队在前方,村民、游客紧随其后。仪式路线起承转合有别于严谨的轴线秩序,由仪式起点三元宫前的小广场右转沿着石头铺的道路缓坡急上,忽见堡门,穿过堡门身体正对

房为卷棚或者单坡式,其高度低于正房高度,东西厢房屋顶形式多为单坡,倒座屋顶形式均为卷棚。传统民居建筑结构是木构架,墙脚用砖石堆叠,上部分为夯土。夯土墙的做法并不是直接密实夯实,而是将夯土加工成块状,墙体外表面用黄土作为粘合剂,以秸秆、小碎石作为骨料涂刷。这样的做法相比较于直接密实夯实可以增加墙体稳固性,防止墙面遭受风雨侵蚀。

观音庙,空间由小及大,左转弯又见狭窄的村中道路,两旁挤紧的民居建筑将视线拉向不远处拔地而起的连绵群山,行至关帝庙前身体右转目及所至即为空旷的拜灯山广场。这一系列空间的大小变化拨动人们对仪式的好奇和期待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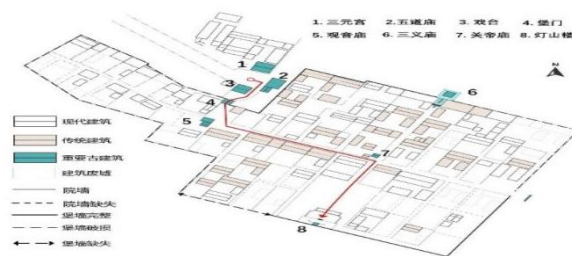


图 2 拜灯山仪式路线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仪式现场的筹备工作最先要做的是组装六边形“钢架”,“钢架”的形式继承原先的“木架”结构和尺寸。“钢架”六个面的下方贴神像,“钢架”上方贴有往年仪式的场景和三义庙、灯山楼的照片。广场中央有一个直径 21 cm,深度 68 cm 的孔洞,用于矗立“灯杆”,灯杆是一根完整的树干,在上端设置滑轮装置,用于把红色灯笼拉上去。灯杆顶部会绑扎松枝,一是具有一定装饰作用,二是寓意万物复苏之意。灯杆被村民合力处理后,再贴上“灯花雪月光元神武老君之位”神位。



图 3 钢架结构、灯杆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在仪式筹备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制作灯芯和摆灯盏,灯盏的材料是陶瓷,高度 2cm 左右,直径 4cm 左右。灯芯是用棉花制作而成,灯油是加热后的麻油。灯芯的制作需要一定的技巧,将棉花放于手掌间,轻搓

成梭子形状,两端呈尖状便于点燃,中间较粗便于储存麻油。灯盏在用之前需要先放进火堆中,将表面的沾满灰尘的麻油清理干净。灯盏的底座是不同高度的小木块,灯盏放在木块上拼合成字的偏旁部首。2023 年拜灯山活

动正月十四的祝福语是“龙腾盛世”，正月十五是“灯好月圆”，正月十六是“龙年大吉”。



图 4 灯笼准备过程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由于灯笼储存麻油量有限，经验丰富的传承人会合理把握点灯笼的时机。天色早已变黑，临近仪式倒计时传承人从容不迫的点燃灯笼，不久后“灯官”队伍便来到灯山楼前。仪式高潮便是“灯官”队伍到达灯山楼前叩拜灯仙，传承人和村民组成的秧歌队叩拜灯仙按照一声一叩拜的顺序，在“灯官”高喊“拜灯喽”后，共计叩拜三次，随即在锣鼓声中“灯官”下轿与秧歌队一同绕着灯杆舞蹈，现场仪式氛围格外热闹。仪式尾声游客和村民意犹未尽，便抱起自家孩子攀爬灯杆拍照，游客与村民共同融入仪式氛围中，他们的行为也被仪式氛围所影响。

建筑人类学关注建成环境背后的文化习俗，其实就是把人类的行为考虑其中。人在某种场景化的建筑里被渲染熏陶下意识地反映出来的行为方式，仪表举止和精

神面貌，又反过来影响建筑的空间性塑造，形成场景的延展，并化生为整个环境的气质和性格特征^[6]。拜灯山仪式之所以能历经几百年传承下来，其内在原因是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不变的是村民通过仪式叩拜神灵祈求平安，风调雨顺人的愿望，而参与拜灯山仪式的人会在神庙与仪式的精神崇拜中产生下意识的行为。也即人的行为和观念影响着建筑与空间的产生，古堡的建筑与空间反过来又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感受。即便部分建筑破败，物是人非，但不变的是古老仪式给人带来的集体认同感和精神寄托。建筑并非仅仅是特定文化的表达，地方亦非仅仅是社会生活的背景，建筑的本质意义在于营造地方，而地方则是人类存在的根基，具有超越历史的先在性^[7]。



仪式高潮：叩拜灯仙



扭秧歌庆祝烘托仪式氛围



仪式尾声

图 5 仪式高潮、尾声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5 结语

从建筑人类学的视角解析上苏庄古堡可以避免囿于建筑本体的内容，而是将建筑和古堡空间视为生活的容器，探寻建成环境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对上苏庄古堡建筑调研过程中，不仅看到古堡形态形成的内因——军事寨堡的实用性与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相互交织。更能通过分析拜灯山仪式的筹备和举行，揭示人类社会与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 [1] 常青. 建筑学的人类学视野[J], 建筑师, 2008(06): 95-101.
- [2] 王东. 住屋文明与居家生活[M],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9: 2

- [3] 罗德胤. 蔚县古堡[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10.
- [4] 潘曦. 建筑与文化人类学[M],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20: 123
- [5] 罗德胤. 蔚县古堡[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3. 30.
- [6] 常青. 建筑学的人类学视野[J]. 建筑师, 2008, (06): 95-101.
- [7] 吴世旭. 序二迟到的建筑人类学[J]. 建筑创作, 2020, (02): 6-9.

通讯作者简介：郭晓君，（1966.04）、女，汉族，张家口，硕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